

# 房间里的大象，人间的魔鬼：反亚裔仇恨是我们无法回避的现实

著：余全毅

译：海上曦传媒

英语里有一个有趣的谚语，叫做“房间里的大象”。它用来形容那些明明事关重大，但人们却选择性不去谈论的事物。就好像房间里明明站着一头大象，人们却自顾谈笑风生，装作看不见这头巨型动物。

在我看来，加拿大的反亚裔种族主义就是一头“房间里的大象”。

近一年来针对亚裔的仇恨犯罪事例激增，不得不让我对这个问题展开了更深刻的思考。作为历史学家，我最近也频繁受邀去给大众讲解反亚裔种族主义的历史。我想告诉大家的是，了解这段历史，我们才能更好的解释眼前发生的一切。然而对很多人来说，要透彻理解历史和现实之间的联系，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

我们不妨来试试用一些与“大象”相关的故事来解释这个现象。在不同的文化和语言里，“大象”常常用来比喻的那些重要的事情：例如前面提到的英语谚语“房间里的大象”，还有亚洲古代寓言故事“盲人摸象”。一直以来，我们似乎都很忌讳开口谈论加拿大华裔受歧视的屈辱史，更别说要去深入地剖析和理解这个话题。所以我想通过关于大象的典故和谚语来引入这个话题，来帮助我们意识到“白人至上主义”才是在暗处的一股持久的力量，是诸多种族问题的症结所在。

说起“白人至上主义”这个词，我们眼前呈现的画面也许是三K党<sup>1</sup>、纳粹、甚至是拿着火把在街上烧杀抢掠的暴徒。一向以讲文明有礼貌著称的加拿大虽然鲜有过这些经历，但是情况并好不到哪里去。20世纪早期，酒吧歌曲《永远的白色加拿大》（White Canada Forever）还能高居排行榜榜首；“白人

---

<sup>1</sup> 三K党：Ku Klux Klan. 源于美国的一个信奉白人至上主义排斥有色种族的组织。

省”这样的政治口号成功助力一位候选人赢得了BC省省长的选举；20世纪20年代，美国的三K党更在温哥华香榭区设立分部……以上种种历史事件告诉我们，“白人至上主义”才是种族歧视的根源。所以我建议在讨论与种族主义相关问题的時候，我们应该使用“白人至上主义”这个词，因为它比“种族歧视”这样的表面的说法更能抓住问题的核心。

在英语中，“房间里的大象”通常用来比喻那些事关重大，却被人们刻意回避的问题。会议室里一轮轮避重就轻的讨论过后，往往是到最后才会有勇敢的人站起来提出，“我们不是应该来聊聊关于这个房间里的大象吗？”这时候大家都会明白，讨论真正棘手问题的时刻到了。设想一下，如果真的有一头巨型大象坐在会议室里，怎么可能被人们忽略？但现实生活中，出于种种原因，很多时候人们却偏偏不愿意去触碰它，甚至不敢承认它的存在。

“白人至上主义”就是加拿大版本的“房间里的大象”。很多加拿大人认为种族主义在加拿大社会不存在，或者至少说，种族主义只是曾经存在，而那些日子早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也有一些加拿大人会承认种族主义存在的历史过往，但他们并不乐意去谈论“白人至上主义”与种族歧视之间的联系。然而，如果不解决白人至上的问题，任何关于种族主义的讨论都是毫无意义的。

每一个亲身体会过反亚裔仇恨的人都明白，我们只是被简单粗暴的贴上了“亚裔人种”这个标签，这个标签让歧视和仇恨变得顺其自然。没人在乎你是来自中国、越南、还是巴基斯坦；没人在乎你是否在加拿大土生土长，说着一口纯真的英语；没人在乎你是否打扮新潮，衣着光鲜；这一切都不重要。只要被定义为“亚裔”，你就成为众矢之的，成为问题的根源：炒高房价，腐败洗钱，新冠肺炎等等，亚裔是所有这些社会问题的替罪羊。

种族化的过程就是通过这些特定的标签来定义你，让你变成被歧视的对象。至于你是不是愿意被定义？对不起，你自己并没有发言权。2020年5月16日，原住民达科塔·福尔摩斯 (Dakota Holmes) 遭到暴力袭击，原因是袭击者误认为福尔摩斯是“华人”。我在这里想证明的并不是袭击者的愚蠢，而是想说，在媒体和舆论使用“种族歧视”这样的措辞来描述类似的事件的时候，他们已经很巧妙的偷梁换柱，把苗头指向了受害者。当我们听到“反亚裔种族主

义”，“反黑人种族主义”，“反土著种族主义”这样的描述的时候，我们把焦点锁定在了受害者身上，而幕后的“白人至上主义”却成功的隐身了。同理，在我们讨论性侵犯案件的时候，大多数时候强调的是事件对女性受害者的伤害，而不是去深究引起性侵犯这样的社会问题的根源。

事实上，是“白人至上主义”催生了形形色色的种族主义和仇恨。这些种族主义可能是以不同的形式针对不同的人群：例如反黑人种族主义不同于反亚裔种族主义，而来自欧洲的殖民者对原住民的持续殖民剥夺也呈现为另一种形式。虽然形式和目标人群不一样，但这些种族主义都服务于一个共同的目标：将异己的人群归类，并贴上种族的标签，然后将他们定义为“问题族裔”。在这样的逻辑下，那些没被贴上种族标签的人群就是完美的，不存在任何问题的一群人。原本是“白人歧视亚裔”，“白人歧视原住民”，然后，就像前面说的，在媒体和舆论的导向中，“白人”作为主体被隐去，受害者则被放大。“白人至上主义”充分显示了强大的政治手腕。所谓的“种族化”，就是把自我之外，其他所有群体都贴上标签。在这个社会里，一部分群体被种族化，而另外一部分人却好像和种族这个概念毫无瓜葛。“可见少数族裔”一词的定义就是由这个可以“隐形”的族裔创造的。而这个“隐形”族裔代表的就是“真正的加拿大人”。在他们的字典里，他们才是加拿大的主人。

加拿大建国之初就把“白人至上主义”牢固的嵌入了政治体系。这是“白人至上主义”政治战略上胜利的重要一步，因为它从根源上把一些最基本的价值观和信仰植根人心，比如：谁属于加拿大而谁不属于？谁该享受这片土地上的财富和安逸而谁不配享有？谁是这片土地的主人而谁只是以前生活在这里？等等。这一切的高超之处在于：受到“白人至上主义”保护的这群人可以心安理地享受归属感，把这一切视为理所当然，却并不需要公开表明自己是白人的一个身份。白人从来不用去在意自己的肤色和种族，这就是“白人至上主义”衍生的特权之一。这样的特权，对黑人、亚裔以及原住民族裔来说无疑是奢侈的。

回顾加拿大的历史，“白人至上主义”在建国之初几十年内就成功地渗透到了法律和社会的方方面面。20世纪60年代，加拿大宪法经过修订，种族歧视行为被视为非法。从那时起，虽然在表面上种族主义不再存在，但很多根深蒂固的观念并没有被改变，在法律的具体执行上，也很难彻底的改变。土地所

有权的判定不允许存在种族歧视，可是有多少人会把他们的房子和庄园归还出来？即使他们明明知道这些土地是从原住民那里掠夺来的；就业领域中不再允许种族歧视，可是有多少人会把自己现有的工作拱手送出？即使他们明明知道，很多人仅仅因为肤色就被这些工作拒之门外。

因“白人至上主义”而生的歧视和排外，其实早已成为了制度化的常态，甚至让人无法察觉。这种常态在今天依然稳如泰山地存在，在社会各界建立了白人至上的等级制度，并继续支配着社会的分配。但加拿大却可以冠冕堂皇地宣称，“白人至上主义”已经结束，种族主义已成过去式。

虽然宪法的修改已经明确了种族歧视的不合法性，但现实并非如此简单。如果你想寻找体系内仍然存在诸多不公平的证据，你会发现，现存的法律和政策已经大量删除了那些明显带有种族偏见色彩的语言，想要揭露“白人至上主义”对加拿大社会持续的影响会愈加困难。政府通过废除明显的种族主义法律让人们相信种族主义已经结束，但事实上，这些举措只是把歧视和仇恨从人们的视线中移除，并没有真正地结束种族的不平等。

如果我们相信种族歧视已经终结，那么最可怕的结果是，你必须要在身边找到类似纳粹或者三K党这样的行为才能证明种族歧视依然存在。于是，大众似乎都相信了，除了偶尔的几个坏苹果，“白人至上主义”在这太平盛世已不复存在。曾经的我们是种族主义者，曾经的社会存在种族主义。但这一切都已经是过去式了，我们已经不是从前的我们。

魔鬼最大的诡计就是让人们相信魔鬼不在人间。

## 盲人摸象

尽管“白人至上主义”在加拿大已经有了超过百年的历史，今天我们探讨种族主义给社会带来的影响时，“白人至上主义”仍然是“房间里的大象”。

我们忌讳使用“白人至上”这个词，因为这个词会让一些人感到不适。但当我们忘掉了“房间里的大象”的存在，以为天下太平的时候，一旦听到或者遇到一些种族歧视事件，我们就会感到格外的“震惊”。这种震惊的就仿佛是在告

诉自己，种族主义本应该是不存在的，是不正常的，是个突然不知道从哪里冒出来的东西。这种震惊的感受，恰恰就是“白人至上主义”的产物。事实上，这也是加拿大历史上“白人至上主义”最有效的洗脑工具。

它把人们驯服成一群失明且失声的温顺羔羊，即使身陷“白人至上主义”的漩涡，也只得忍让和退缩。你可曾遇过，公司公布了一个升职机会，你并没有进入候选人的名单，而你的下属却被提拔了。你很清楚你比这个下属更有能力，更应该被提拔，但下属是白皮肤，而你黄皮肤。最后你只是耸耸肩，心里暗暗安慰自己说，“应该不只是我这样吧？”再比如，会议室里大家正在商议一个重大的决策，在场没有一个人站在非白人的立场考虑问题，作为唯一一个非白人，你是不是有过这样的思想斗争：“我要不要开口发表意见？”；当你看到一位亚洲脸孔的老妇人被吐唾沫或遭攻击时，你是不是在心里问过自己：“我应该感到震惊吗？”

如果上面的例子你似曾相识，我相信你一定也曾经问过自己，这难道就是种族主义？经过这些事件的我们，就像是寓言《盲人摸象》中被蒙住了双眼的人们。《盲人摸象》是源于印度教和苏菲教的寓言故事，被苏菲派诗人 Omar Khayyam 翻译成英语后广为流传。故事中，一群盲人分别触摸了大象身体不同的部位，每个人的描述都不同，各自都以为自己摸到了一个独特的动物。正是由于感知的局限，这些盲人当中没有一个人意识到，他们每个人触摸到的只是同一头大象身体的各个部位。如果你曾经怀疑，发生在你身上的不公平待遇是否只发生在你身上，那是因为你只感知到大象的一部分；如果发在加拿大的种族主义事件让你感到震惊，那么说明你的双眼已经被蒙蔽了，所以你没法看到房间里的那头大象。

“白人至上主义”在加拿大有着悠久历史，而其最大的诡计就是，它给种族主义施了隐身术。即使这头隐身的大象，伸出它的一条粗腿把你或者你爱的人压得透不过气了，我们都看不到它的存在。在碾压我们的同时，这头大象可能正在用第二条腿压住了黑人，第三条腿压住了原住民。但是因为我们都被蒙蔽了双眼，只感知到了有限的一部分，所以我们无法看清身上承受的这种重量从何而来，也不会意识到这头巨兽同时还在用其他的腿在碾压其他人。别忘了，这头巨兽还有魔法，所以我们根本看不见是什么压在了我们身上。

你可能会说，不是每个人都是种族主义者吗？如果一个非白人也成为了种族主义者呢？这是不是代表“白人至上主义”已经消失了？大象对社会的影响并不都能和大象本身划等号。并非所有反亚裔仇恨暴力事件的肇事者一定要是白人，我们才能说这是“白人至上主义”造成的。“白人至上主义”擅长的就是在有色人种之间制造互相对抗的情绪。“模范少数民族”神话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在美国，当非裔美国人和奇卡诺运动在为公民权利和同工同酬进行游行抗议时，纽约时报的一篇报道大篇幅地称赞日籍美国人“不需要通过游行抗议就‘平静’地消除了种族主义”，文章把日籍美国人称为“成功的例子”；又例如，80年代新闻周刊的文章把“受过高等教育，不需要政府扶持的”亚裔美国人称为“模范少数族裔”。

把亚裔塑造成模范，就制造了他们和黑人以及棕色人种的对立，就可以分裂他们之间的联盟。人们很难看出谁是这种“分而治之”策略中的最大受益者。之前媒体报道说，在美国如果一个学生属于非裔或者其他代表性不足的种族，那么这个学生可以凭着比亚裔学生低的分数考进常春藤盟校。这类“反向歧视”的报道，使得人们忘记了原来就有很多学生，其中绝大多数是白人，他们被录取的分数线和平均绩点早就要比一般录取线低得多。让有色种族之间互相攻击，曾经是这头大象最擅长的手段之一。

然而，如果我们使用“模范少数民族”一词来描述加拿大的亚裔，我们就有可能将我们加拿大的大象与美国的大象混淆。这两头大象其实很不一样，它们的技巧和手段也很不一样。在加拿大，很多亚裔以及其他有色种族都在社会经济上很有成就。我们有实力在社会各个领域拥有我们的一席之地。多年来，我们一直反对种族排斥，一直在争取属于我们的一杯羹。

我们为了获取社会的包容而战斗、流血甚至牺牲。为了能争取到我们的权利，我们甚至不惜重塑自己，不遗余力地消除那些让我们看起来不属于这块土地的迹象，我们不再说熟悉的母语，不再碰姥姥喜欢的家乡菜，把名字改成容易用英语发音的名字；我们拼尽全力考上好学校，获得好的学位，在事业上努力拼搏；我们竭尽全力为自己的下一代营造最好的条件。

为了争取我们想要的这一切，我们努力在各个领域有所建树。始料未及的是，我们的成功却成为了让我们被攻击的理由。19世纪末20世纪，反亚裔煽

动者抱怨中国人和日本人时，他们表面上说亚洲人低等，但真正让他们感到威胁的是亚洲人的经济成功和勤劳的品质。1907年温哥华种族骚乱，华裔和日裔商店惨遭打砸烧抢，就是因为亚洲人成为了经济怨恨的发泄对象。1942至1949年间，日裔加拿大人遭到了剥夺其实与战争威胁毫无关系，更多是因为战前他们在捕鱼、伐木、农业和商业领域的成功。从理论上来说，日裔加拿大人应该在二战期间会对加拿大产生威胁，但请大家不要忘记，二战结束后，明明日本对外的威胁已经减弱，但是日裔加拿大人在BC省被驱赶流放的时间却比在战时更长。

我们为成功而做出的努力恰恰成为了他人用来对付我们的武器。我们努力建立起来的归属感不堪一击。如果一所学校亚裔学生太多，学校是不是就变得“太亚裔化”？如果我们大家都搬进同一个社区，这里是不是就会被视为“太亚裔化”？好像一直都有一个声音在高处回荡：“我们的存在是不合理的，我们并不属于这里。”

去年开始激增的反亚裔暴力事件让很多亚裔加拿大人感到震惊，震惊的原因是，我们感觉到长久以来为成功而付出的努力和牺牲都在受到质疑。我的体面工作、大房子和漂亮衣服并没让我幸免于唾弃和谩骂。而我们为了收获归属感而不断的付出，也并没有让我幸免于种族主义的迫害。这样的事实，让很多人难以接受和不知所措，我们不禁会扪心自问，自己到底舍弃了什么才换来一丝勉强的归属感。我们上了好的学校，选了好的专业，最后却不能再拾起亲切的乡音来和亲爱的奶奶聊天；我们背井离乡远渡重洋，最后却无法跟我们的孩子解释当初为什么要挥别故土远走他乡；原来我们这些成功的代价是最终迷失了自我？

过去的一年是漫长的，我们在对抗反亚裔种族主义的路程上似乎取得了一些胜利：我们终于可以无所畏惧地走在街上，不用担心母亲被人推倒，不用担心家里老人家在买菜的时候被吐口水。这样的胜利可能会让我们备受鼓舞，让我们决心要比从前更努力地来争取更大的成功。我们需要双份的安全感，于是我们努力接受更高等的教育，争取更高的社会地位。但是，当我们以为自己拥有更强烈的归属感的同时，我们得到了什么，而又失去了什么？

## 加拿大已经为了这头白色的大象付出了代价

加拿大反亚裔种族主义的特点可以概括为两条：第一，我们亚裔永远是外国人，永远不属于这片土地。第二：一旦哪里出了问题，永远是我们的错。很多时候，我们要的只是一份归属感，毕竟我们勤勤恳恳地工作，从不抱怨，应该得到平等的回报和机会。我们为加拿大贡献了那么多，参与了修铁路，这里也是我们的家园。但如果我们所做的只是要争取到一份归属感，获得我们的一杯羹，那么我们做的还不够。因为这样的话，我们只是在反抗压在我们身上的那条象腿，而站在背后真正的大象，我们还没有触及。

我们经常用“白色的大象”这个词来形容那些华而不实的礼物。华丽的礼物需要耗费人力物力来维护，而这恰恰就妨碍了我们做其他更重要的事情。就好比，一座华丽的博物馆如果建筑的费用超出预算，最后就没有足够的资金来运行博物馆的实际项目；或者，假如你收到了一辆高档跑车作为礼物，却无法承受昂贵的修车保养费，所以你不得不卖掉用来上下班代步的普通轿车。“白色的大象”这个词出自聪明的暹罗王国的故事，他们把一头神圣的白象作为礼物送给了敌人。这份大礼看似价值连城，但神圣的白象不但不能劳动，还需要被宠爱和呵护。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用于这头白象的开销巨大，敌人最终破产了。

在我生活的这片叫做BC省的土地上，原住民早已经世代生活在这里。随着北美新大陆的发现，一批又一批的不速之客陆陆续续地靠岸登陆，在这片原住民世代传承的土地上生活了下来。他们也从来没有把任何土地割让给我们，我们却野蛮的侵占了最富饶美丽的地区，把他们驱赶到最偏僻，最荒凉的地区，然后给这些地区起个名字叫“印第安保留地”。1876年加拿大出台《印第安人法》，单方面将这种殖民剥夺制度合法化。今天我们大家早已习惯了在这片土地上安居乐业，我们早已经忘了，这里曾经是原住民的家园。我们也早已忘了，过去对原住民的烧杀抢掠。这是加拿大送给我们所有人的白象。你是否意识到，当我们开始若无其事地享用掠夺回来的一切，一头大象已经在这个房间里诞生了。



如果我们将反亚裔种族主义的历史单纯地理解为一系列针对中国人和其他亚洲人的排他和歧视，我们看到的只是大象的一条腿。剥夺亚裔公民权，不允许亚裔在法庭上作证或代表自己，实行经济管制，限制亚洲人的移民政策，把从原住民那里掠夺来的土地分配给白人殖民者并禁止亚洲人进入，等等举措都是大象在试图压垮亚洲人的跺脚。然而，回望加拿大这段排华的历史，我们才真正意识到，这头大象完完全全的霸占了整个房间。

“白人至上主义”似乎是一份神圣的政治礼物。这份礼物让来自欧洲的移民自带强烈的归属感，似乎他们是所到之处天生的主人；这份礼物，成为了他们移民掠夺原住民土地的庇护。当今社会，作为送给新移民的礼物，“白人至上主义”在敞开怀抱欢迎白人移民的同时，否定了其他同期到达的有色种族移民。“白人至上主义”为白人提供了最好的工作，保留了最好的社区以及社会主导地位 and 至上的权力。“白人至上主义”让我们相信，有色种族不属于加拿大，他们永远是外来者。即使在大象玩了神奇魔术从房间隐形后，“白人至上主义”的礼物还在继续发放。

白象是一份昂贵的礼物，供养它，会对加拿大社会持续造成威胁。“白人至上主义”蒙住了我们发现问题的双眼，堵住了我们敢于批评的嘴，即使现实里还有那么多不平等，我们还欢天喜地歌颂西方社会的包容和正义。我们面临“白人至上主义”，只是一味的纵容，不敢质疑批评。我们自欺欺人，不敢站出来揭露这些无耻的种族主义现象。如果我们继续喂养房间里的这头白象，不顾那些被它压得喘不过气的人，我们的下一代也会为它付出沉痛的代价。

我们这些所谓的东方人，不受欢迎，不被接纳，想要改变自己的地位，想要成为彻彻底底的“加拿大人”来获得梦寐以求的归属感，这种想法可以理解，但只是局限于我们自己种族的那份归属感是不够的。如果想结束反亚裔种族主义，我们就不能对房间里的白象视而不见，因为压倒亚裔只是它众多的伎俩之一。如果一个充满公正和包容的社会是我们心之所向，那么我们就不能选择牺牲其他人群的应有权益去成全我们自己。这意味着我们要与被同一头大象碾压的其他人结盟，意味着我们要拒绝狡猾的“白人至上主义”给一些人分糖，却无视另一些人的哀嚎的这种分而治之的策略。挥起大刀砍掉大象的一条腿是不够的，我们不仅仅要摆脱压在我们自己身上的那条腿，我们

必须合力推倒整只大象。否则，大象会在未来某天卷土重来。如果我们选择视而不见，如果我们选择充耳不闻，终有一天，这头大象会让我们以及我们所爱的人粉身碎骨。

## 作者简介

余全毅

UBC大学历史系教授, UBC St.John's College 校长

余全毅教授非常重视与当地社区、博物馆等民间机构以及多级政府的合作交流，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历史方面的研究和教学。他热衷于帮助加拿大人摒弃殖民主义残存的痕迹，并鼓励人们去挖掘那些关于民族抗争的人物和故事，特别是那些经常被遗忘甚至不为人知的部分。这样的探索使得加拿大的社会更具包容性和公正性。余教授鼓励人们把历史一层层剥开，去聆听，去思考，去感悟。

2009 - 2012年，余教授担任温哥华市原住民、城市原住民和移民社区之间对话项目的联合主席。

2014年5月BC省为其历史性的反华立法道歉后，于2015年任命余教授为BC省珍贵遗产倡议咨询委员会的联合主席，专门执行珍贵遗产项目。

2016 - 2017年 余教授在温哥华市检讨温哥华歧视华裔的历史咨询中担任顾问小组成员，这些检讨咨询成功促使温哥华市于2018年4月22日就其对华裔的历史歧视正式道歉。

余教授拥有UBC大学历史学荣誉学士学位，和普林斯顿大学历史学硕士和博士学位。

此外，余教授还在2012年被授予伊丽莎白女王二世钻禧奖章；2015年因其杰出的社区领导力和研究硕果，而荣获BC省多元文化奖。